

# 有一种可以打赢的仗，抗联却选择了放弃……

本报记者郎秋红、邵美琦

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支英雄的部队。其前身为东北抗日义勇军余部、东北反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开始，战士们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爬冰卧雪的情况下，与数倍、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战斗了14年。

在长期、艰苦、壮烈的东北抗战中，有一些战斗明明可以打赢，东北抗联却选择了放弃。

有一次，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指挥杨靖宇率队来到辽宁兴京县红庙子附近一村屯活动，因汉奸告密，敌人急调周围数百骑兵包围过来。此时，地方工作人员建议打过去，一些战士也赞同，“能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但是，杨靖宇不同意。

“不是我们怕他们，也不是我们人少……不打，是因为打完了当地老百姓要遭殃。你想日本鬼子能不拿老百姓出气吗……我们可不能连累老百姓呀！”杨靖宇说完，战士们就理解了，当地群众无不感动。

战斗要不要打，杨靖宇总结出了一个“四不打”原则：不能把日军打疼的战斗不打，地形地势不占优势的战斗不打，没有战利品的战斗不打，还有一条很重要，对当地群众有伤害的战斗不打。

“兵民是胜利之本。”东北抗联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正是有了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和大力配合，他们才能在日军的残酷围剿之下坚持战斗，最终迎来抗战胜利。

## 不做没油的灯芯

1935年正月末的一个下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来到辽宁省桓仁县样儿沟一带开辟游击区。这个只有20来户的小村子被土匪和日伪军吓怕了，见队伍来就躲起来。

没想到，第一军的指战员们既不抓鸡、逮猪，也不住老百姓的屋，借了泥盆和斧子都立刻还回来。大家这才知道，这是带来胜利希望的革命军！

部队和老百姓像一家人的消息很快传遍十里八村，新的抗日游击区迅速形成。杨靖宇这样形容部队与百姓：灯芯与灯油。

那是1932年，杨靖宇找到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时，正是队伍处境最艰难之时，士气低落。

在一次深夜召开的党的会议上，杨靖宇指着一盏油灯说：“你们看，这盏灯没有碗就盛不

“不打，是因为打完了当地老百姓要遭殃。你想日本鬼子能不拿老百姓出气吗……我们可不能连累老百姓呀！”

正是基于“植根于民为人民”的铁律，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力量在外部环境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辟了各游击区，创建了抗日游击根据地

住油，可是光有碗没有油，这灯也点不着。咱们磐石游击队是人民子弟兵，在那里土生土长，要是没有根据地，那就像没有了家，为什么要做没油的灯芯呢？”

部队就像点亮希望的灯芯，万千群众就像提供支援的灯油。东北地区抗日游击战主要领导者周保中在《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中明确指出，东北党与东北人民八年来血肉相依，其目的在于求民族之生存，在于谋民众真正福利。

另一位东北抗联主要领导人、抗日英雄赵尚志在珠河反日游击队内反复强调，我们是人民的队伍，老百姓就是我们的父母，打日本就是为了老百姓。

正是基于“植根于民为人民”的铁律，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力量在外部环境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辟了各游击区，创建了抗日游击根据地。根据地内广泛建立农民自卫军、青年义勇军，建设谷仓、医院、被服厂、修械所等机构，组织群众的经济生活，开展教育和文化补习工作。根据地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生产、备战、支前，有力地配合了游击队对日作战。

1935年末，在抗日烽火淬炼下，党领导东北抗日军民战胜了重重困难，形成了7块较大的抗日游击区，各游击区都有一块或几块游击根据地，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武装力量及当地的义勇军、反日山林队等共同对日作战，纵横黑吉辽东部地区60余县，形成了星火燎原之势。



位于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的一处雕塑，展现抗联战士与老百姓的鱼水情。本报记者司晓帅摄

## 师长自罚一班岗

在地广人稀的东北大地上，东北人民见惯了土匪和鬼子，对“拿枪的”都避之不及。然而，“饿不与民争食，冻不与民争衣，战不与民留难”，这样严守群众纪律的部队，老百姓见了先是惊讶，然后是感动。

据吉林省通化市委党史研究室《通化革命历史故事集》记载，1934年夏季，杨靖宇率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独立师驻防和活动于柳河县惠家沟一带。一天，杨靖宇吃完午饭在河边补袜子，还没补完就去处理军情，回来后发现，房东大嫂樊德珍悄悄把袜子给补好了。

杨靖宇微笑着说：“大嫂，您是好心，我可犯错误了，违反了军纪。我们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也不能求老乡干活。”就这样，杨靖宇不顾周围人的劝阻，认真罚自己站一班岗。

走到哪里，东北抗联就执行群众纪律到哪里。赵尚志带领部队行军，如果到半夜要住宿，尽管下着雨或雪，也得等在外面，派人去轻轻地敲门，等老乡开门同意后，大家才能进屋。

一位抗联老战士回忆说，向老乡买猪肉都按当时最高价付钱。在老百姓家，桌子上无论摆上啥好吃的东西，老百姓怎么让战士吃，谁也不能动。

对这样的东北抗联，敌人不仅有所耳

闻，也深深忌惮。伪满军政部顾问部1936年编印的有关抗联的资料中记载：“昭和十一年（注：1936年）五月，活动在通化县内的一支红军部队的一名士兵，抢了农民一条裤子，该部队长请来这个农民，向他道歉，归还了赃物，并立刻当面开除这个抢劫士兵。”“红军的活动情况和土匪完全两样，行军中在群众家里吃饭时，一定要付给饭钱，拿走物品时也一定付钱，如果当时无现款，也一定在日后送还。”“对贫民极为亲切和气，借宿时叫老幼睡炕而自己睡地下。派农民差役时也给相当的报酬。”“人民革命军这种纪律严明的群众观点，有利于与群众建立融洽亲热的感情和加强双方的团结。”

## 穿梭于山林的“亲人们”

东北抗联为父老乡亲的生存和解放而战，东北人民自然也就把抗联战士的衣食冷暖放在了心上。许多根据地的群众为了支援抗联部队，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在深夜里把粮食、衣服、食盐、火柴等送到密营中来，或者埋在雪地里，等战士们来挖取。

七七事变爆发后，敌人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和镇压。60多岁的李福生带着一家人，来到吉林省临江县错草沟落户。听说抗联部队在附近活动，李福生把自己的独生子交给抗联部队，跟着杨司令打日寇。他悄悄组织大

家给抗联送粮、送信。

一次，他给抗联送粮时不幸被敌人抓了去。日寇逼他讲出抗联的密营，老大爷大义凛然硬是不说，敌人无可奈何，最后把他和老伴绑在树上，放出狼狗把两位老人活活咬死。两天后，抗联痛歼错草沟的敌寇，为李大爷报了仇。

当地有民谣唱道：天上星，亮如银，杨司令，爱人民。转战深山打东洋，他给百姓解了恨。

群众不仅竭尽所能提供物资，提供情报，还会暗中参加抗日活动，舍身保护抗联战士。有一位老人吕梁氏经常支援和帮助抗联，她家就是游击队的交通站、落脚点。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见吕梁氏整天穿梭于深山密林，为她起名叫梁树林。从此，梁树林的名字就在乡间百姓中叫开了。她带着赵一曼深入村屯搞抗日宣传，有一次遇上了日伪军，赵一曼担心自己的南方口音暴露身份，梁树林不顾危险，立刻说这是她刚生的干女儿，是个哑巴，从此赵一曼就认吕老妈妈为干妈。

1934年冬天至1935年春天，在不到100天的时间里，梁树林的两个儿子在抗日斗争中先后牺牲。面对丧子之痛，她表现得很镇定。赵尚志带领第三路军主要将领专程来慰问，他紧握吕老妈妈的手，跪在膝前发誓：“从今以后，我就是您的亲儿子，您就是我的亲妈！我们来养您，为您送终。”此后，抗联战士都喊她“妈妈”。

抗联一路军研究专家刘贤长期生活在靖宇县，曾在20世纪80年代走访多位抗联老战士及抗联活动区域的百姓，记录下许多流传于民间的抗联故事，如《搬酱缸》《黄米饭的故事》等。

其中，一则《抗联李子园》的故事在长白山区山口口相传。有一年盛夏，杨靖宇带领队伍从抚松往金川去，在丁家小山遇到几棵李子树。杨靖宇见大伙多天没正经吃东西，想买些李子给大家充饥。没想到老乡却说，这是野李子，放心吃。杨靖宇半信半疑，追问之下才得知，日伪军搞“集家并屯”，硬是把果树的主人撵走了。

战士们边吃李子边骂鬼子，杨靖宇说，“时时刻刻别忘了，咱们抗联为的就是老百姓。”他提议，将李子种进地里，等老百姓再上山的时候就能吃到抗联种的李子。

第二年，李子苗破土而出，不少老百姓将小苗移栽到自家庭院，用这个特别的方式纪念那些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的抗联战士。

# 探抗联密营，在“生死场”体味“荒野抗敌”

本报记者韩宇、陈聪、管建涛、侯鸣、何山

中国版图的东北端，人迹罕至的密林深处隐藏着处处废弃的壕沟和坑洞，显示着过去曾有人生活过的痕迹。这就是东北抗日联军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敌后建立的秘密宿营地——抗联密营。

2021年盛夏，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翻山越岭，进入这片秘境。在茂林和远山村托下，一处处密营的残垣既像是刚从山林间“发掘”出来，又像是即将被从莽莽沼泽吞噬。

一路跋涉，狂风被茂林绊住了脚，踉跄地穿过枝杈。枝叶在风中絮语，仿佛向我们讲述久远的故事……

## 穿越历史：铁丝网中的遗迹

北纬49°0′，东经126°24′，中国东北，朝阳山。

这片千百年来沉寂于大小兴安岭过渡带上的森林荒原，80多年前燃起抗日烽火。

记者在山间坑坑洼洼的道路上穿梭，来到朝阳山密营，遇见当地的“守营人”——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朝阳山镇文化站站长徐洪雨。

从山脚沿着不断分岔的小路往上攀登，一个岔道口往右大约几百米，有一处被铁丝网围起来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目的地。

密营里的一个个“大坑”是徐洪雨守护的“宝”。他介绍，根据抗联历史研究和专家佐证，此处的大坑是20世纪30年代密营在此建立后，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战士住宿用的“地窖子”。如今的遗址只剩下木炭灰和兽骨，当年抗联战士曾在这里烧火做饭取暖。

再往山上走，是抗联第三路军的大本营。在这里，一棵枯树上，就有可能残留着当年战斗的痕迹。1940年7月19日，日伪军骑兵“讨伐队”袭击朝阳山密营，第三支队政委赵敬夫率领教导队奋勇抗击。赵敬夫和曾任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的张兰生等壮烈牺牲，密营也遭破坏。

孤悬敌后，孤军奋战。追溯这段历史，记者仿佛听到了岁月的沉重叹息——从大约1936年开始，日伪军对东北抗日联军进行大范围军事“围剿”，为阻断抗联与群众联系，日伪军建立“集团部落”，强力推行归屯并户，制造“无人区”，用“篦梳山林”“铁壁合围”的方法，对抗联部队进行拉网式搜捕，抗日游击根据地及游击

区遭到严重破坏。

为保存实力，抗日武装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建立秘密营地，与敌人进行英勇顽强的抗争。抗联部队在密营中创建了简易的被服厂、修械所、小医院、仓库等，密营也成为抗联对敌作战及掩护部队、后勤补给、安置伤员、培训干部等的后方基地。

1939年入冬，抗联将领周保中的妻子王一知，和被服厂的三名女同志，在宝石河子密营突然遭遇敌人搜山，当时她们每人找了一个大树坑，利用一米多厚的落叶隐蔽下来，躲过搜捕。

黑龙江省汤原县委史志研究室主任邹志光向我们介绍了密营的作用：“这些密营规模大小不一，条件简陋，但因地处深山密林，点多分散、隐蔽性好，为东北抗日联军提供了集结屯兵、休整训练、出敌不备的基本条件，使抗日联军得以在敌后长期坚持作战和不断发展。”

类似朝阳山密营这样的大坑，在哈尔滨市木兰县鸡冠山密营遗址群也有不少。

盛夏8月，大大小小的坑洞大多有积水，深近一米。据当地向导严晓峰介绍，这些坑洞是抗联部队用于储存食物的储藏窖，可储藏100多人的食物。当时的储藏窖挖到三四米深，经过80多年的风化及自然侵蚀，现在看到的坑洞已经变浅。

在鸡冠山密营的战壕区，可以看到蛇形或之字形的战壕及交通壕。

这些战壕和交通壕看上去不到一米深，由于岁月侵蚀，它们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变浅”了，蹲在里面已无法将人完全遮挡住。

## 向死而生：战歌中嘶吼的青春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团结起，夺回我河山！”这首抗联歌曲《露营之歌》，是抗联老战士李敏最刻骨铭心的回忆。

12岁那年，李敏加入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当过战士、炊事员。在日伪军封锁之下，抗联战士的生存环境异常艰苦。“战士们只有前线，没有后方。”李敏生前曾言，“难啊，战死、饿死、冻死、病死的太多了！我们这些能活下来的，是幸运的极少数人。”

饥饿对于抗联部队的危害，较之敌人的枪林弹雨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要用战斗才能换来一顿饱饭。除了下山袭扰敌军获取物资以及老百姓的一点捐粮外，抗联战士只能寄希望于

大自然的恩赐。

开荒种地，有时等不到收获，就被敌人破坏。十几岁的少年，二三十岁的青壮年，正是饿了肚子的时候，但为了赶跑侵略者，他们的青春以极尽艰苦而绚烂的姿态怒放着——

夏天，没有粮食时，他们只能靠猎杀野兽、采集蘑菇和野菜充饥；

冬天，大雪封山，野兽也不见踪影，他们用橡树籽磨成面，做成大饼和橡子面糊；

在极端缺乏食物时，树皮、草根也成为常用食物，乃至鼠肉都是他们活下去的希望。

记者探访密营过程中的遭遇，印证了李敏的感受。

8月初的东北密林里空气湿热，各种蚊虫驱赶不尽。跋涉在一个个密营之间，裸露在外的皮肤不知不觉就被咬了几个大包，高高地肿了起来。走一段路下来，手上、脚脖子上已被树枝划出了口子。

这还不算最意外的事。突如其来一场大雨，让迷失在密营中的不速之客感受到大自然的无情。如果没有地图指引，进了林子根本无法辨别方向，更找不到通往密营的路。湿滑的陡坡让脚底不停打滑。

“我们被日伪军围困了三天三夜，弹尽粮绝，几个刚刚突围的同志忍不住趴在沼泽里喝泥水，没喝几口就被追来的敌人打死了。”李敏生前曾多次接受采访，她回忆当年的斗争时总是噙着泪水，因为缺少子弹，每一颗枪弹都要从敌人手中缴获，战斗时要同时背几条不同的枪，为防止暴露，密营常常不能生火，许多战士在寒冬里生生冻掉了手脚……

记者不由得想起邹志光提到的“贯通伤”疗法：如果在打仗中被敌人的子弹贯穿身体，就只能用一根枪探子裹上浸泡盐水的纱布，照着子弹打入的位置往伤口里戳，等盐水消毒完毕后，再在伤口处撒药。但大多数时候，密营里药物奇缺，医护人员只能用草药敷在患处，以此治伤。

## 舍生赴死：密营里的生死场

随着日伪军对抗日武装的“围剿”越来越残酷，抗日斗争进入更为艰难的阶段，抗联战士的身体和意志每一天都要经受极限考验。

据邹志光介绍，汤原县开明地主黄有不畏日伪军威逼，以“毁家纾难”的决心加入抗

日游击队陆续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起，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东北抗联共牺牲

级以上指挥员100余人，其中军级30余人。黑龙江省委史志研究室研究员张洪兴介绍说，抗联将士们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与数十万敌人殊死搏斗，伤亡惨重，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罕见的。

## 你若记得，他们便永远活着

密营之行的最后一站，记者来到汤原县，这个被侵华日军称为“红透三尺”的地方。

从汤原县城的柏油路到山里的碎石路，再到杂草丛中的土路，汽车再也无法前进。下车来到曾经的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军部所在地亮子河密营，可供凭吊的，是用铁丝网圈起来的一段约半米高的密营残墙，以及在原址旁复建的营地。

在这里，第六军军长夏云杰曾组织实施了一次次袭击日伪军的战斗，最终在汤原县丁大干屯遭敌袭击，33岁的生命永远定格。

2021年中元节这天，77岁高龄的李惠文老人来到汤原县革命烈士陵园，祭奠她的外祖父夏云杰。

和夏云杰的名字一起被镌刻在这里的，还有冯治刚、黄有、刘翠花，以及数百位抗击日本侵略的革命志士。

细雨之中，李志文颤巍巍地走到一个烈士的墓碑前，讲述着他们的故事。老人心中牵念的是，随着抗联烈士的后代慢慢老去，这些悲壮的历史故事会不会湮没在记忆的荒草中？

近些年，黑龙江省多地已通过发展红色旅游带动抗联密营等遗迹开发保护。在汤原县，“抗联六军军部遗址”“中共汤原中心县委遗址”“抗联公园”“抗联六军授旗地”等景区已初具规模。

带着孙子前来亮子河密营参观的本地居民高瑞华说，他小时候随父亲来北大荒垦荒时，住的就是类似的“地窖子”。“这次带着孙子一起来，就是要让他知道，没有当年抗联战士们的苦日子，就不会有今天的甜日子！”

细雨中，记者在汤原县革命烈士陵园久久伫立，凝视一个年轻生命定格的碑墙。

只要人们铭记着、热望着、赓续着，他们就永远活着。

据不完全统计，自1933年党领导的反